

孙犁、苏轼与柳宗元

肖复兴

晚年孙犁的创作,《耕堂读书记》占有相当大比重。这类读书笔记,与《书衣文录》不同。

《书衣文录》很多和书本内容关联不大,大多只是借水行船,借助于整理归还的旧书,为其包书皮,当时的感慨与感悟的滴水成冰;读史笔记则具体针对书本内容而繁衍成文,具体而翔实,多对历史和现实一针见血指涉的水滴石穿。所读的这些书,基本是古书,因为那时的孙犁先生不怎么看当代文学作品,而退身趋古,文风迥异,可谓保守式的衰年变法。这一现象,在孙犁先生生前最后一本书《曲终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研究孙犁先生晚年思想、心境与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可不察。

且以孙犁先生读苏轼为例。如今,苏轼大热,出版各种厚厚的《苏轼传》,以及各类想象虚拟铺排矫饰的言说、抖音与视频,乃至电视节目,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苏轼,一下子变得花团锦簇,俨然古代网红一般。苏轼,简直成了一块五花肉,谁都可以拿来,或红烧,或清煮,或炭火烤肉。

对苏轼,孙犁有这样的一番评价,很有意思。他综述东坡政绩曰:“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

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土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有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做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在这里,孙犁一说苏轼“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未稍减”;一说苏轼被如今称赞的种种政绩,“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两说都非常有意思,与如今对苏轼大唱赞歌者不同,多有象外之意。后者,指文章写得再好,诗词作得再漂亮,毕竟属于空言,与政绩无关,靠文章起家的文人,毕竟不是政治家或政客。前者,则明显剖析苏轼其实不过是个官迷。当然,在当时文人求仕,是向上的唯一途径,不必苛求。但是,孙犁说苏轼而言他,如今,文人乃至知识分子“官运虽不佳,然居官兴趣

未稍减”,大有人在。官位与职称的级别,含金量自是大相径庭。

评价东坡文学成就,孙犁先生将东坡和柳宗元作对比。一宋代,一唐代,这样纵向的比较,最有意思,也最见孙犁先生的功力老到。

他说:“中国历史上,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语义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

在这里,无所谓褒贬,在相同的政治失意的背景之下,孙犁指出他们各自文学的长处,柳“文字语义幽深,多隐讳”,苏“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并指出这样的文字风格,和他们各自的性格和体格相关,而不仅仅归咎于政治的浮沉和命运的颠簸。

对于东坡的生活与生存,孙犁先生说:“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

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

然后,他再次将东坡与柳宗元作比较:“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夫!”

在前面所做的都是对苏轼的赞扬,最后转折的这一句,有些苍凉,说是苏柳两人大致相同的命运,皆属于悲剧。由此,从为政为文到性格体格到生活生存,最后到命运结局,在苏轼和柳宗元的比较中,孙犁先生作了一个缩写版的东坡传,因有柳作对比,比单摆浮沓写苏轼,更为立体形象。

如果将孙犁先生对东坡这样的言简意赅的评述,与如今大量对东坡过分的夸饰溢美以及铺排演绎,也作个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出彼此的不尽相同。尽管这是几十年前的旧作,对于我们认识苏轼,辨析如今厚厚的苏轼传以及众多的言说,依然是一个明朗的参照物,一剂清凉的pH试剂。

读史,读诗,读人,学识重要,见解更重要。苏轼是一面镜子。孙犁也是一面镜子。以此小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

稻田的星光

(组诗)

关英贤

犁和围裙

父亲把春风攥在手中
他的脊背
已弯成了犁
叩问
墒情的深浅

犁铧翻开谷雨的节气
汗珠在皱纹里制作波浪
父亲的脚掌
是移动的界碑
丈量着
垄边地角

母亲用炊烟
缝补着生活
辘轳作响的灶膛里
燃烧着火焰
是晒干阳光,和
欣欣向荣的日子

母亲的围裙兜住
一段又一段落霞
呼唤野外抓蛴螬的我
“回家吃饭!”
在鸡鸣犬吠间
长成金色的童年

掌纹回响

父亲的掌纹
是沟壑纵横的田地

沟底沉淀十年前的洪水
掌心藏着抗洪时
被兄弟拉出漩涡的
涛声

母亲的掌纹被岁月磨平
布满老茧的手指
沉默于扫码支付
依然能摸出
叶子藏着的
虫卵

父母的手掌
在暮色里合拢
皱褶深处
用方言的口语
扶起倒伏的庄稼

稻田风景

母亲弯腰时
练习乘法的稻穗
夕阳下
母亲身影拉得很长
成为递进的算式

父亲数着一亩一亩
稻田
宛若翻动今年的日历
被汗水打湿的日月
光芒四射

翻页的秋风
把满池稻穗分蘖成
分号
演变成无数个金黄

于是,母亲用炊烟
捆紧漏风的黄昏
父亲用稻穗
垂下一粒粒星光



家乡那条河

如果从飞机上鸟瞰,坐落于辽河平原中部的沈阳像一片巨大的杨树叶,那么,横亘在城南的浑河就似一条雄浑的青龙,蜿蜒在城北的蒲河便像一条翩翩的银蛇。浑河像粗犷、野性的汉子,蒲河便似柔婉、清秀的姑娘藏在蒲草间,在沈阳辽中区的老观坨乡黑鱼沟村扎进了浑河宽厚的胸膛。

现在的蒲河让人不得不用上“惊艳”一词,并会与杏花春雨“江南岸”联系在一起。公元1075年二月,54岁的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至扬子江边,写下了《泊船瓜洲》。其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堪称修辞学上流传不衰的名句。“江南岸”成了一种指代,一种象征,更成了北国塞外人们心底的一抹渴盼,一怀期待——那是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酥软,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明媚,是如诗如画、似梦似幻的阴柔……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荷塘听蛙

沈亚

我听说,除了音量有高低之分,蛙声大抵相似。

听蛙久了,我听出了特别的叫声。有一只蛙,声音尤其响亮。每次都是它起头,别的蛙才跟着叫。我猜它是这群蛙的首领,至少也是个领唱。还有一只,叫声短促,总在众蛙停歇的间隙,独自“呱”的一声,像不合时宜的插话者。最奇怪的是,偶尔会出现低沉的“咕噜”声,不像蛙鸣,倒像是水底冒出的一个气泡。这看似和谐的蛙叫声里,竟也有几个不识趣的,专门破坏氛围。

荷塘东侧有棵老柳树,树干粗壮,枝条垂入水中。树上有蝉,白天叫得撕心裂肺,入夜便噤了声。倒是树上的蛙,似与蝉达成某种默契,一个占据白昼,一个统治黑夜。这方小小的荷塘,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那天傍晚,荷塘里来了一只白鹭。细长的腿立在浅水处,长脖子探向水面,一动不动。蛙们似乎感觉到危险,叫声顿时就停了,塘里一片死寂。突然,白鹭闪电般啄向水里,叼起一只蛙;那蛙在空中拼命蹬着腿,转眼就被吞了下去。白鹭连吃几只蛙,然后飞走了。不大一会儿,蛙声又渐渐响起,恢复了常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自然界的生死,就是这样简单而直接。

前段时间,村里出现了几个人,说是搞生态

里,在沈阳境内流长达179.7公里。如今已旧貌换新颜,这水清了,树密了,那鸥鹭,那水鸟,都飞来了,那边,还有不少野鸭子呢……

前几年我曾三赴浙江嘉善古镇西塘采风,烟花三月,亭台流碧,端的是如诗如梦!现在比较,江南与塞北确有一个文化上的区别:江南文化是水,阴柔似水,飘逸似水,面相亦有水质,山岭也有水魂;北方文化是山,雄壮似山,粗放似山,骨肉亦如山,马背精神也是山。溯历史长河而上,观春秋战国,道家之祖在南方,屈原也在南方;儒家之尊主要在北方,韩非也在北方……

抬望眼,纵瞰由溪、河、湖、洲这样丰富的水形态打造的蒲河新景,横看由绿地、亭台、拱桥、蓝天和万亩生态林组成的滨河景观带,近水流韵,远山含黛,一泓泓湖波、一条条河流,像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如画的蒲河大地上。新建的蒲河慢道,全长约21.6公里。道路全宽6米,既满足人们骑行、慢跑、散步需求,又可以满足封闭半马赛道要求。沿蒲河还建了四大主题公园,形成了“七湖七广场、六公园一馆藏”的格局。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里,在沈阳境内流长达179.7公里。如今已旧貌换新颜,这水清了,树密了,那鸥鹭,那水鸟,都飞来了,那边,还有不少野鸭子呢……

前几年我曾三赴浙江嘉善古镇西塘采风,烟花三月,亭台流碧,端的是如诗如梦!现在比较,江南与塞北确有一个文化上的区别:江南文化是水,阴柔似水,飘逸似水,面相亦有水质,山岭也有水魂;北方文化是山,雄壮似山,粗放似山,骨肉亦如山,马背精神也是山。溯历史长河而上,观春秋战国,道家之祖在南方,屈原也在南方;儒家之尊主要在北方,韩非也在北方……

抬望眼,纵瞰由溪、河、湖、洲这样丰富的水形态打造的蒲河新景,横看由绿地、亭台、拱桥、蓝天和万亩生态林组成的滨河景观带,近水流韵,远山含黛,一泓泓湖波、一条条河流,像一串串珍珠镶嵌在如画的蒲河大地上。新建的蒲河慢道,全长约21.6公里。道路全宽6米,既满足人们骑行、慢跑、散步需求,又可以满足封闭半马赛道要求。沿蒲河还建了四大主题公园,形成了“七湖七广场、六公园一馆藏”的格局。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

当夜幕降临,蒲河畔的大小广场、湿地公园,灯影、舞影相汇,歌声、笑声齐飞,怎不叫人感叹:美哉,沈城“江南岸”!